

# 八思巴字與古漢語

龍果夫著

科 學 出 版 社

# 八思巴字與古漢語

龍果夫著

唐虞譯

科學出版社

1959

## 內容提要

本書是蘇聯著名漢學家龍果夫教授的一篇單篇論文，首次發表於 1930 年的蘇聯科學院通報人文科學部分。現在的譯文是根據英譯本譯過來的。

八思巴字是元朝的一位名叫八思巴的大師，根據西藏字母創製出來用以拼寫蒙古語的，因此，許多元朝的聖旨碑，除了刻上漢字外，還刻上八思巴字母拼寫的對音，這是研究元代漢語語音很有價值的材料。作者龍果夫教授就是根據這種材料（八思巴字碑文等）找到了七百零三個字，研究出元代漢字的讀音，並列表作出古漢語、古官話和八思巴字的比較表。這是研究漢語語音演變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 八思巴字與古漢語

著者 龍 果 夫

譯者 唐 處

校訂者 羅 常、培

出版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 061 號

印刷者 中 國 科 學 院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1959 年 11 月第 一 版 書號：1930 字數：33,000

195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18

(京) 0001—2,300 印數：27,9

定價：0.38 元

# 目 錄

前言.....	1
甲、聲母.....	5
一、塞音和塞擦音.....	5
二、古漢語的 $\gamma$ 和 $\chi$ .....	7
三、古漢語的 $j$ 化聲母和純聲母.....	9
四、古漢語 $\eta$ ——八思巴文 [ŋ] .....	11
五、古漢語聲母 <u>影</u> 和 <u>喻</u> .....	12
a) 喉塞音 .....	15
b) 無阻礙的元音起頭 .....	15
六、齒上音和顎音 ( $t$ , $t'$ , $\tilde{t}'$ , $\tilde{t}s$ , $\tilde{t}s'$ , $d\tilde{z}$ , $\tilde{s}$ , $\tilde{z}$ 和 $\tilde{ts}$ , $\tilde{ts}'$ , $\tilde{dz}'$ , $\tilde{s}'$ ) .....	17
七、古漢語 $h\tilde{z}$ > 古官話 $\tilde{z}$ [ $\tilde{z}$ ] .....	18
八、古漢語 $\tilde{s}$ ( $\tilde{s}$ ) 和 $\tilde{z}$ .....	18
九、古漢語 $s$ = 古官話 $s$ [ $s$ ]; 古漢語 $z$ = 古官話 $z$ [ $z$ ] .....	20
十、古漢語 $n$ , $l$ = 古官話 $n$ , $l$ .....	20
十一、古漢語 (中古漢語) $m$ = 古官話 $m$ .....	20
十二、中古漢語 $f$ , $f'$ , $v$ > 古官話 $f$ [ $h\tilde{u}$ ] .....	20
十三、古漢語 $m + (j\tilde{w}, j\tilde{u})$ > 中古漢語 $m\tilde{j}$ > 古官話 $v$ .....	21
乙、聲隨.....	24
丙、韵母.....	24
一、非領音的元音.....	25
二、領音的元音.....	25
三、.....	26
1. [é]字母 .....	26
2. [h]字母 .....	29
丁、古漢語、古官話和八思巴文的比較表.....	31

## 前　　言※

直到最近爲止，漢語研究的主要問題是構擬出古漢語的音系來作為對於漢語史和現代方言兩方面進行科學研究的出發點。這個問題已經讓高本漢（B. Karlgren）很成功地給解決了。我們當前的一部分任務便是把六世紀到現在的漢語音變再仔細地加以研究。<sup>(1)</sup>

從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的漢語研究仗着有許多本國的和外國的材料比較容易一點兒。若從對音的準確和所供給的材料的數量上看，很有名的八思巴碑文就是那些使我們認識中國‘古官話’[Ancient Mandarin——這個名詞是我們隨着高本漢和馬伯樂叫的<sup>(2)</sup>]的重要材料裏邊的一種。<sup>3</sup>

我們應該說明，對於這些材料的研究工作大體上一向還沒有離

※ 譯者案：此文原名‘The hph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erin’爲蘇聯龍果夫（A. Dragunov）所著，曾發表於一九三〇年的蘇聯科學院通報（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人文科學部分。

- (1) 馬伯樂（H. Maspero）所著的唐代長安方言（‘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1920）討論從古漢語到中古漢語的演變，可以算是這種工作的一個絕好的例子。
- (2) 譯者案：‘古官話’指第十三至第十四世紀的漢語就是八思巴碑文，切韵指南或洪武正韵所代表的。
- (3) 本文裏並不應用其他材料，如 a) 洪武正韵和劉鑑的切韵指南； b) 外國專名的漢字對音和中國專名在外國語裏的對音，如元朝祕史和華夷釋語之類； c) 漢文詩在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的波斯對音。因爲第一類材料已被高本漢研究過了（參照中國音韻學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1926），第二類材料大部已被伯希和（P. Pelliot）在他的幾篇論文裏討論過了。至於第三類材料的初步研究我已把它作好，不久將在這個刊物裏發表。

開語言學的範圍。只是語音方向的探索還不能讓人滿意<sup>1)</sup>。前人研究的結果只有像-p, -t, -k 失掉而-m 還保存着古漢語的 n̩i 讀作 ŋi, 和清濁聲的區別那些顯著的事實。

這種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在這些碑文中‘古官話’的聲母系統大

(1) 伊鳳閣 (A. Ivanov) 教授在一九〇九年的 *ZVO* (頁169—177) 裏轉寫一個八思巴碑文，這是最近的嘗試。可惜他的研究太沒有方法以致不能有科學上的價值。例如：

- (a) 拉丁字母和俄文字母的混用：‘天’ [t'en] 是用 Thjənъ 和 Thіnъ 兩種譯法；‘得’ [thij] 是用 Дхэi 和 Дхиi 兩種譯法；——‘一’ [i] 既用 ja 譯，而‘益’ [i] 却又用 иi 譯；‘加’ [giɑ] 既用 гja 譯而‘暇’ [giɑ] 却又用 гя 譯。
- (b) [y] 用 X 和 h 兩種來譯，可是也用 h 譯 [h]; [h] 在 i 的前頭却又譯作 с。例如：‘皇’ [yon] 譯作 Хонъ，‘和’ [yuo] 譯作 hyo，‘戲’ [hu] 譯作 hy，‘學’ [hjaw] 譯作cio。
- (c) 因八思巴文的 [dz] 字和 [g] 字頗近似，於是伊鳳閣屢次的用 г [g] 替代那 [dz]，其實漢字的對文明明顯示出是哪一個字母了；就是不看漢字對文的話，這兩個字母本身的不同也足可以使我們不至於把他們混淆的。例如‘子’ [dzhi] 譯作 гhi 和 дshи，‘戴’ [dzoj] 譯作 гan；‘作’ [dzaw] 譯作 Гo；參照‘觀’ [gon] 譯作 Гаонъ。
- (d) [z] 和 [ts] 不分：‘緒’ [zèu] 譯作 zey; ‘自’ [tshi] 譯作 zhii。
- (e) [š] 和 [č] 不分：‘孰’ [sēu] 譯作 шey; ‘逃’ [čēu] 譯作 шey。
- (f) [ě] 字譯的前後不一致，有時用 ё 譯，有時又簡直把它取消：‘孰’ [sēu] 譯作 шey; ‘書’ [šēu] 譯作 шy。
- (g) [gi] 用 гя 譯，可是 [ki] 却又沒有顯著的理由來用 гя 譯。
- (h) ‘作’ [dzaw] 和‘賣’ [baw] 本是兩個同韻母的字，可是伊氏却用 ro (!) 和 6<sup>2a</sup> 對譯他們。
- (i) [-iw] 用 -io 和 -jo 譯，可是又用 i 譯 [-i-]；‘留’ [liw] 譯作 лиo, ‘九’ [giw] 譯作 Гjo; ‘加’ [giɑ] 譯作 Гja。
- (j) 用 O 字譯 [O] 和 [W]: ‘文’ [Wun] 譯作 Оунъ; ‘皇’ [yon] 譯作 хонъ。
- (k) ‘萬’ [wan] 字有 Оэнъ 和 Оанъ 兩種譯法。
- (l) ‘有’ [niw] 字用 j'o 對譯，這是不可理解的。
- 我相信上述的這些例子也就很够瞧的了。

體和古漢語相合，在沒把古漢語的音系構擬出來以前就想要解釋八思巴文的語音特點，那只能得到很少的結果。

我們對於這些碑文的淺薄語音知識，或者可以給有些學者的意見找到解釋。照他們的意見這些八思巴文的漢語聲母系統不是一種活語言的，而是由那些久已不見於實際讀音的語音特質反映出來的。這一類的結論也許靠漢語專名的外語譯音或外語專名的漢語譯音所供給的不甚可靠的證據得些幫助，可是照分析這些譯音的結果，所指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隨後我們還要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我鑒於這些事實，打算在這篇論文裏把八思巴碑文的語音特點研究出來，爲的是顯示這些碑文裏所代表的‘古官話’的聲母系統決不是靠古韻書的帮助來臆造的，而是由實際的讀音反映出來的。

這篇論文的材料包括漢語的八思巴文件和蒙語八思巴文件裏所找到的漢字，共計七百零三個字，一共發現一千八百二十次。八思巴文譯音的百家姓<sup>1)</sup>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內去應用它：這個文件的字母寫得太不成樣，只有借着相對的漢字和其他八思巴碑文的帮助纔可以解釋明白<sup>2)</sup>。所以本文裏的材料只是採取合乎以下兩個條件的字：第一，無須翻檢漢字譯音或其他八思巴碑文就能讀的；第二，它們對於其他碑文可以作重要參證的。本文所發現的要點就是在舌根聲母後頭 [èi] [i] 兩音的區別，和聲母 只 ㄅ ㄆ ㄈ ㄉ 的不同。

我爲簡便起見，把所有本文根據的字列成比較表（古漢語、‘古官話’和八思巴文標音），至於各攝的次序，均依照高本漢的漢語方音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1926）。

(1) 參閱一八九七年包澤齊葉夫 (А. Поздеев) 所著蒙古文學史講義 (Лекц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第二卷，頁 30—43。

(2) 包澤齊葉夫 已經把這件事作成了，大體還算使人滿意（同前書）。他那篇論文也論到這個文件和其餘文件不同的要點。

本文所用的古漢語音系除去所謂一二等複韻的問題以外全照高本漢所構擬的。關於複韻問題我曾有一篇論文(見通報一九二八)根據若干理由主張把(甲)類擬作<sup>o</sup>/a, o, 而把(乙)類擬作a, a, e<sup>(1)</sup>。

本文所採用的八思巴字母的標音系統如下：

(八思巴字除去[š], [y], [é]三字外其餘為印刷方便起見一律用相同的藏字代替。)

ㄻ [p]	ㄻ [b]	ㄻ [m]
ㄵ [t]	ㄵ [t̪]	ㄵ [n]
ㄷ [ts]	ㄷ [ts̪]	ㄷ [ŋ]
ㄶ [č]	ㄶ [č̪]	ㄶ [χ]
ㄸ [k]	ㄸ [k̪]	ㄸ [g]
ㄹ [·]		ㄹ [·]
ㄻ [j]	ㄻ [w]	
ㄻ [e]	= [ə]	ㄻ [o]
		ㄻ [u]

標音一律括以方括弧<sup>(2)</sup>。

本文多承阿烈澤葉夫教授(B. M. Alexeiev), 伏拉德米爾索夫教授(B. J. Vladimircov)和包培教授(N. N. Poppe)覆閱全稿並提示不少有價值的意見,我是非常感謝的。

(1) 譯者按:龍氏這篇論文的原名是‘Contribu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唐虞曾把它譯成漢文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裏發表。

(2) 譯者按:本文方括弧裏是八思巴字的標音,並不是國際音標,讀者不可誤會。

## 甲、聲母

### 一、塞音和塞擦音

我們早已知道八思巴文除脣音外，塞音和塞擦音分成三列：

<u>八思巴字</u>	<u>古漢語<sup>1)</sup></u>				<u>舉例</u>
[d]	t	16字	52例	董	古漢語 tuŋ [duŋ]
[t']	t'	8字	27例	通	古漢語 t'ʊŋ [t'uŋ]
[t]	d'	17字	53例	同	古漢語 d'ʊŋ [tuŋ]
[dz]	ts	24字	61例	尊	古漢語 tsuən [dzuŋ]
[ts']	ts'	12字	23例	請	古漢語 ts'iŋ [ts'in]
[ts]	dz'	21字	38例	存	古漢語 dz'uən [tsuŋ]
[ʒ]	t, tʃ, ts	40字	189例	旨	古漢語 tsi [ʒi]
[č']	t', tʃ', ts'	14字	19例	侈	古漢語 tʃ'iə [č'i]
[č]	č, čz', čz'	24字	56例	謐	古漢語 č'i [či]
[g]	k	72字	175例	紀	古漢語 kji [gi]
[k']	k'	17字	39例	起	古漢語 k'ji [k'i]
[k]	g'	10字	29例	其	古漢語 g'ji [ki]

共計：275（761）正則讀音。例外（又音在內）有十個（11）：‘貯’古漢語作 *tiwo* [žeu]<sup>(2)</sup>；‘代’古漢語作 *d'ə* [daŋ]；‘冲’古漢語作 *č'iuŋ* [čuŋ]；‘持’古漢語作 *d'i* [č'i]；‘秩’古漢語作 *č'iet* [či]；‘迦’古漢語作 *ka* [kia]；‘厥’古漢語作 *kjiwet* [k'ye]；‘稽’古漢語作 *kiei* [k'i]；‘豈’古漢語作 *kjei* [k'i]；‘倦’<sup>(2)(3)</sup>古漢語作 *g'jiwən* [guen]。

至於脣音，八思巴文只有兩個字母：在古漢語聲母是 p 的字 八思

(1) 古漢語指第六世紀切韵所代表的漢語，和朝鮮日本借去的漢字音。

(2) 譯者案：‘貯’丁呂切係類隔切，應作知呂切，屬知紐。

(3) 這個指數是指示一個字所見的次數。

巴文用 [b]，在古漢語聲母是 p' 和 b' 的字 八思巴文用 [p]。

<u>八思巴字</u>	<u>古漢語</u>			<u>舉例</u>
[b]	p	16字	39例	霸 古漢語 pa [ba]
[p]	{ p' b'	5字 8字	5例 10例	配 古漢語 p'u* / <sub>ai</sub> [pue] 貧 古漢語 b'jiēn [pin]

共計 27(54) 正則讀音。兩個例外。

為什麼譯音人用他的濁聲對譯‘古官話’的清聲而用他的清聲對譯‘古官話’的濁聲呢？我想這不單由於‘古官話’弱的清塞音和塞擦音是不送氣的而相對的濁聲母是送氣的<sup>(1)</sup>，並且和濁聲母的響亮度也有關係。

在那些保持古漢語濁塞音和塞擦音的現代方言裏像吳語和有些湖南方言<sup>(2)</sup>，這些聲母不是充分帶音的——他們是介乎完全不帶音而有帶音送氣的聲音和英德式的帶音聲母之間的。且譯漢音(高本漢前書頁 565—569)所根據的那一種漢語古方言自然也是這樣的情形。

由這些理由我們設想八思巴文所對照的‘古官話’的聲母也是屬於這類的。這完全可以說明那位譯音人爲甚麼把‘古官話’的弱不送氣的清聲 t, k 等(如 d, g)用他的不送氣 [d, g]來對譯，把‘古官話’強而送氣的清聲 t', k' 用他的同樣聲母來對譯，又因爲‘古官話’的 d', g'(如 'd', 'k')是半帶音而送氣的，於是用他那大約是略送氣的清聲 [t, k]來對譯。

我們最好把‘古官話’的 p' 和 b' 為甚麼都用 [p]來對譯的問題暫且存而不論。自然我們可以揣測說 p' 這個音在當時那個譯音人的音

(1) 參閱高本漢所著中國音韻學研究頁 360。

(2) 我自己曾調查過的。[譯者案：龍氏已著有湘潭和湘鄉的方言(Диалекты сянтань и сянсян)一文，曾於一九三二年之蘇聯科學院院報中發表。]

系裏找不出來；可是在另一方面‘古官話’的 *b'* 也可以比 *d'* 和 *g'* 的帶音程度略輕而近似於 *p'* 的。

## 二、古漢語的 *y* 和 *x*

### 八思巴文的 [y] 和 [h]

由八思巴碑文可以看出古漢語的 *y* 在‘古官話’裏失去它的帶音性質而和古漢語曉紐相當的‘古官話’*X*變成一樣；可是這種現象只在元音 *i* 和 *ü* 的前頭纔發生，或者說，假如我們用中國音韻學上的名詞，就是在所謂二等(開口)和四等(閉合口)裏。其他的元音和從古漢語 -əu (一等)變來的‘古官話’-iu 都不能造成 *y>x* 的變化。後一個限制可以用這個iu的晚近現象來解釋，或者我們可以揣測說這個i[u]若精密分析起來是和普通的*i*有區別的。——譬如說它是可以讀作 -iu 的。<sup>(1)</sup>

#### 舉例：古漢語 *y>‘古官話’X*

下	古 <u>漢語</u> ya>‘古官話’ Xia	<u>八思巴文</u> [hia]
奚	古 <u>漢語</u> yiei>‘古官話’ Xi	<u>八思巴文</u> [hei]
熊	古 <u>漢語</u> yjiuŋ>‘古官話’ Xün	<u>八思巴文</u> [həuŋ]

#### 古漢語 *y=‘古官話’y*

河	古 <u>漢語</u> yâ>‘古官話’ yo	<u>八思巴文</u> [yo]
華	古 <u>漢語</u> ywa>‘古官話’ yua	<u>八思巴文</u> [yuə]
後	古 <u>漢語</u> yeu>‘古官話’ yiu	<u>八思巴文</u> [yiu]

#### 古漢語 *X=‘古官話’X*

化	古 <u>漢語</u> Xwa>‘古官話’ Xuə	<u>八思巴文</u> [hua]
歌	古 <u>漢語</u> Xjem>‘古官話’ Xim	<u>八思巴文</u> [heim]
呼	古 <u>漢語</u> Xuo>‘古官話’ Xu	<u>八思巴文</u> [hu]

在八思巴碑文裏古漢語 *y (+i, ü)* 和古漢語 *X (+i, ü)* 不分，同中國書

(1) 在波斯語譯音裏這個韻母寫作 -iu 和 -eu。

本上的材料(洪武正韵和切韵指南)是相反的，因為在那些材料裏都把γ(+i,ü)和χ(+i,ü)分得很謹嚴。如果我們不忘記這些八思巴碑文是綜合一個外國人所聽到而加以分析的漢語音系，那麼這種抵牾就可以不解自明了。假使照我們所知道的古漢語γ和χ在i和ü的前頭響亮度確實相同，這不一定說他們的聲調也得是相同的。現在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從一個中國人的觀點上看z:s和d:t等音素(就是音位phonematic)的不同並不在響亮度而是在聲調。因此一個外國人聽着是z:s,d:t而一個中國人却聽作是-s:-s,-t:-t<sup>(1)</sup>。

在中國那些韵書裏-γ(ua)和-χ(ua)的不同無疑的是同-X(i) < γ和-χ(i)的不同一樣；他們分別-X和-χ的不同正像分別d'和t'，t(如-t'和-t'', -t)，z和s(如-s和-s')等等的不同一樣。

至於八思巴文譯音方面，那位(或那些位)外國譯音人或者完全沒注意到聲調的不同，否則就是沒想到這種不同和普通非漢語的清濁聲的區別一樣重要。這就是八思巴文用同一字母來對譯-X和-χ兩音的緣故<sup>(2)</sup>。

在現代‘官話’方言裏(波斯語譯音所根據的漢語‘古官話’裏也是這樣)，我們有一個顯化的χ(s,g)的那些例子裏，γ的帶音性也顯然失掉了，這也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這可以使我們說，在古漢語γ(+i,ü)和現代‘官話’方言s,g(+i,ü)的中間階段就是‘古官話’的χ(+i,ü)。我

(1) 這個略嫌大膽一點兒的說法是根據現代漢語中部方言的音位概念，這些方言現在仍保持帶音的輔音，不過本地人並不覺得是這樣的。我對於這些方言研究的詳細報告現在印刷中。(譯者案：即龍氏之湘潭和湘鄉的方言一文)。

(2) 自然我不是說所有八思巴文和那些中國韵書的抵牾只是像這類的。其中有一定由於方言上的輕微不同，這種不同就是在那些性質類似的韵書裏也是難避免的。其他的那些好像由於中國書本材料的復古趨勢所致。

們就可以看出在‘古官話’裏也有一個χ的顎化變音，不過這個顎化作用是從古漢語沿襲下來的，在八思巴文裏是用一種不加分別的特殊辦法。

### 三、古漢語的j化聲母和純聲母

我們在八思巴碑文裏發現以下的結合寫法：[g, k', k, h + i, im, ij] 和 [g, k', h + éi, éij]。

看一看 [g, k', k, h + i, i, im, ij] 有規則的和古漢語的j化舌根聲母 + -i-(i) 對照，[g, k', h + éi, éij] 有規則的和古漢語的純舌根聲母 + i 對照。我們就可以說古漢語裏 j 化舌根音和純舌根音的區別在‘古官話’的 -i, -im, -ij 等韻母前頭是依然存在的。八思巴文的 [é] 字母就是用來標注這種區別的。

我想把全例舉出來較為方便：

a) ‘古官話’ k, k', g', χ + i, im, ij —— 八思巴文 [g, k', k, h + i, im, ij]。

古漢語 kjei, kji > ‘古官話’ ki [gi] ‘既<sup>2</sup>,暨,幾,冀,紀,姬’。

古漢語 k'jei, k'ji, k'jiət, k'jiāk > ‘古官話’ k'i [k'i] ‘氣<sup>2</sup>, 豈<sup>3</sup>’ [k'i 和 ki] ‘杞<sup>2</sup>,起,乞,郤’。

古漢語 g'ji, g'jiəp, g'jiək > ‘古官話’ g'i [ki] ‘其<sup>17</sup>,期,及<sup>5</sup>,極’ [ki 和 k'i]。

古漢語 χjię > ‘古官話’ χ'i [hi] ‘義’。

古漢語 kjiəm, kjiəŋ, kjiəŋ > ‘古官話’ kim, kinj [kim, kinj] ‘金<sup>2</sup>,今<sup>2</sup>,禁<sup>3</sup>,景<sup>2</sup>,敬<sup>2</sup>,荆,京’。

共計 24 (54) 正則讀音。例外 4 (5) 個：‘季’古漢語 kji [gèi]; ‘吉’古漢語 kjiət [gèi]; ‘歎’古漢語 χjiəm [hèim]; ‘興’古漢語 χjiəŋ [hèij]。

b) ‘古官話’ k, k', χ + i, ij —— 八思巴文 [g, k', h + éi, éij]。

古漢語 kiei > ‘古官話’ ki [gèi] ‘蔚,繼,稽<sup>2</sup>,計’。

古漢語 χiei > ‘古官話’ χi [hèi] ‘奚<sup>2</sup>,稽’。

古漢語 *kien*, *k'ien*, *yien* > ‘古官話’ *kin*, *k'in*, *Xin* [*gēin*, *k'ēin*, *héin*] ‘經, 熟, 邢。’

共計 9(11) 正則讀音。沒有例外。又讀一個(2): ‘稽’ [*gi*, *k'i*]。

那麼，這個 [è] 字所指的是什麼？我們切記 [i]: [èi] 的區別只在舌根聲母的後頭<sup>(1)</sup>，而且只在 -i, -im, -in 諺母裏纔有，像‘古官話’裏從古漢語 *lji* 和 *liei*, *mji* 和 *miei*, *kjlán* 和 *kien*, *kəu* 和 *kjəu* 流變下來的音八思巴文却寫作 [*li*, *mi*, *gén*, *giw*]，——於是我們所需要的解釋馬上就顯示出來了。叫一個外國人發 *k+i* 音，因為發音部位離的太遠，那是很困難的，於是就有一個寫作 [è] 的過渡音出現了<sup>(2)</sup>。至於 *k+i* 的結合，發音部位的距離就不像那樣遠，所以它是比較容易讀的，它的拼法就簡單的寫作 [*gi*]。

我以為僅就漢語自身 -i: -iei, -ian: -ien 的不同來解釋這個 [è] 音所以出現，那是不可能的。實際上，-iei > -i, -ian > -ieŋ > -in 的單音化，在唐朝末葉已經有若干字開始，到十一世紀的時候這種單音化就差不多推廣到所有這類的字了<sup>(3)</sup>。

我們從八思巴文可以看出來，在由古漢語 -in, -en 演變來的 -in 諺母前頭‘古官話’也有硬的舌根音：

‘行’<sup>(4)</sup> [*hiŋ*, *héŋ*] 古漢語 *γen* 北京音 *sin*

百家姓的‘庚’寫作 [*gēŋ*] (古漢語作 *ken*，北京音作 *ken*)，這是很難捉摸的，因為這個文件也用 [èi] 來對 -e 音。百家姓的‘辛’作 [*hiŋ*] (古漢語作 *γen*，北京音作 *sin*)，或者可以說是 [*héŋ*] 的錯誤拼法。

(1) 這些例子和百家姓裏的那些例子並不相混，因為那裏是用 [èi] 替代 [k'i] 去表示的。參閱以下第三章 1 b。

(2) 關於 [è] 字其他特點參閱第三章 1。實際上它是當作硬輔音和 i 之間的一種流音，並不是這個字母普通所代表的簡單的開 e。

(3) 參閱馬伯樂前引書頁 96, 107。

(4) 只有這個字拿 [i] 替代 [è]。

讀者可以看出硬舌根音和軟舌根音的區別好像只限於塞音。分開來說，X 顯然表示偏重有 [è]- 的寫法：除去一個我們可以希望它是 [hi-]（看 a）還有兩個拼作 [hei-] 的字以外，在那些有‘古官話’硬 X 的字裏是沒有例外的（看 b）。此外在‘休’ [hèiw]<sup>(1)</sup>（古漢語作 Xjiəu）和‘賢’ [hèen]<sup>(2)</sup>（古漢語作 xien）不用照例的寫法 [hèn]（‘憲’<sup>3</sup>, ‘顯’<sup>2</sup> 古漢語作 Xjion, ‘顯’<sup>2</sup> 古漢語作 Xien）；還有‘遣’ [k'èn]（古漢語作 k'jiän）和‘見’<sup>2</sup> [gèn]（古漢語作 kien）也可以遇到有 [è] 的寫法。我們這些材料所以偏重有 [è] 的寫法也許不是由於‘古官話’自身的讀音，而是由於譯音人的方言裏 h 的性質所致；在 h 的後面也許只可以隨着硬元音的。

#### 四、古漢語ŋ——八思巴文 [ŋ]

‘古官話’裏ŋ的分配和古漢語裏的不同，可是有些和現代‘官話’方言相近。

古漢語的ŋ失落的：

- a) 在‘古官話’u和ü的前頭。現代‘官話’方言裏也可以遇到同樣的情形。例如，‘五’<sup>5</sup>古漢語作 n̥uo [u]；‘虞’古漢語作 n̥iu [eu]<sup>(3)</sup>；
- b) 在‘古官話’-a (<古漢語 a, å) 的前頭。‘顏’<sup>4</sup>古漢語作 n̥an [jan]；‘樂’古漢語作 n̥ak [jaw]。
- c) 在‘古官話’-i (<古漢語 iäi, iei) 的前頭。‘藝’古漢語 n̥iäi [ji]；‘羿’古漢語 n̥iei [ji]；
- d) 在‘古官話’-ieu 韵母的前頭。‘堯’古漢語 n̥ieu [jew]。

古漢語的ŋ還保存的：

- a) 在‘古官話’o, a (<古漢語 å) 的前頭。例如‘我’古漢語作 n̥å [n̥o]；

(1) 也作 [hiw]。參照‘坂, 九, 舊’作 [giw, kiw] 古漢語作 kəu, kjiəu, g'jiəu.

(2) 可是，這個可以算是一個完全另外的拼法。參閱下文丙段 b 節二項。

(3) 關於eu字的問題將在下文第五節裏討論。

‘敖’古漢語作  $\eta\text{au}$  [ŋaw];

b) 在‘古官話’-i<sup>q</sup> (<古漢語-i<sup>eu</sup>) 的前頭。‘牛’古漢語  $\eta\text{jieu}$  [ŋiə̯];

c) 在‘古官話’-ian (<古漢語-iə̯n) 的前頭。‘仰’古漢語  $\eta\text{jian}$  [ŋian];

d) 在‘古官話’-i (<古漢語-i<sup>i</sup>, -i<sup>e</sup>) 的前頭。例如‘宜’古漢語  $\eta\text{jie}$  [ŋi];

e) 在‘古官話’-e, -em, -en (<古漢語 i<sup>ə̯p</sup>, -i<sup>ə̯m</sup>, -i<sup>ə̯n</sup>) 的前頭。例如‘嚴’古漢語  $\eta\text{jion}$  [ŋem]。

我們在下一節裏就可以看出在八思巴碑文對譯的‘古官話’方言裏有些例子有  $\eta$ , 可是在古漢語和現代‘官話’方言裏都沒有它。

## 五、古漢語聲母影和喻

(喉塞音和無阻礙的元音起頭)

我們已經知道八思巴字母𠂇和𠂅代表兩個喉音聲母, 可是還得把他們精確的考核一下。

無阻礙的元音起頭是用不着說的了, 因為八思巴文沒有專用的字母對譯它。例如古漢語  $\eta\text{uo}$  > ‘古官話’ u [u] ‘五’<sup>5</sup>。參照古漢語‘於’  $\eta\text{uo}$  [ŋ u] 和古漢語‘爲’<sup>6</sup> jwie [ŋ ue]。

把所有用𠂇和𠂅的例分析一下, 我們就得到所需要的解決了。

𠂇字母專用於古漢語有喉塞音的字:

‘依’<sup>2</sup> 古漢語作 ‘ei’; ‘懿’古漢語作 ‘ie’; ‘意’<sup>2</sup> 古漢語作 ‘i’; ‘蔚’古漢語作 ‘wei’; ‘菴’古漢語作 ‘ām’; ‘飲, 飲’<sup>2</sup> 古漢語作 ‘iə̯m’; ‘安’<sup>4</sup> 古漢語作 ‘ān’; ‘焉’古漢語作 ‘iān’; ‘殷’古漢語作 ‘iēn’; ‘溫’古漢語作 ‘uə̯n’; ‘英’古漢語作 ‘iə̯ŋ’; ‘應’古漢語作 ‘iə̯ŋ’; ‘歐’<sup>2</sup> 古漢語作 ‘eu’; ‘優’古漢語作 ‘iou’; ‘烏, 鳴, 於, 於’古漢語作 ‘uo’, ‘於’<sup>11</sup>, ‘於’<sup>4</sup> 古漢語作 ‘iwo’; ‘翁’古漢語作 ‘uŋ’; ‘雍’古漢語作 ‘iwoŋ’; ‘邑’古漢語作 ‘iə̯p’; ‘蓼’古漢語作 ‘iuə̯t’; ‘惡’古漢語作 ‘ūk’; ‘約’<sup>8</sup> 古漢語作 ‘iak’; ‘沃’古漢語作 ‘uok’; ‘郁’古漢語作 ‘iuk’。29個字, 55個例子。只有兩個例

外：‘已’古漢語作 i [R i]，並且它還有一個第二正則讀音 [j i]；‘域’古漢語作 jiwək [Rue]。

在以下這些字裏發現  $\text{v}$  字母：<sup>(1)</sup>

- a) 古漢語 jwei, jwi, jwie, ‘謂<sup>2</sup>；位<sup>2</sup>；爲<sup>6</sup>’；—— [ $\text{v}$  ue]。
- b) 古漢語 jiwən, njiwən ‘員；院；原；源；元<sup>9</sup>；爰’；—— [ $\text{v}$  uən]。
- c) 古漢語 jiwanj ‘王<sup>7</sup>；往’；—— [ $\text{v}$  uanj]。
- d) 古漢語 jiwanj ‘永<sup>8</sup>；榮’；—— [ $\text{v}$  èunj]。
- e) 古漢語 njiu, njiwō, jiu, njiwok ‘御；虞；雨<sup>2</sup>；禹<sup>2</sup>；宇<sup>2</sup>；于 獄’；—— [ $\text{v}$  èu]。
- f) 古漢語 nj wət ‘月<sup>12</sup>’；—— [ $\text{v}$  uè]。
- g) 古漢語 njwāi ‘外’；—— [ $\text{v}$  ue]。

除 (g) 項以外只見於古漢語有 j + w, u (‘古官話’ u, ü, ù [u, ü, èu]) 的那些例裏。21 個字, 58 個例。

從以上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古官話’裏這些字早已不用 j 起頭了，因為八思巴文是用  $\text{v}$  字母對譯 j 的。有些別的語言的例子顯示 j 聲消失後往往遺留下幾分 h 聲。既然在 58 個例裏除去一個例外只在古漢語用 j 起頭(三等)的那些字裏找到  $\text{v}$  字母，而沒有一次見於沒有 j<sup>(2)</sup> 的四等字，那末，我們可以放心大胆地下結論說，古漢語 j > ‘古官話’  $\text{v}$  這個  $\text{v}$  在以上所舉的那些字裏寫作  $\text{v}$ 。並且由用 5 [h] 字母對譯‘古官話’ x 和蒙古 h (清送氣音) 的那件事實可以證明這個送氣音是帶音的。

這個構擬可以算是古漢語和像北京音、ui 那一類讀音中間的一個鏈環：

- 
- (1) 這個字母在密咒圓因往生集 (見包澤舜葉夫前書) 裏也用作對譯“阿彌陀佛”裏的《a》“阿”(古漢語作  $\text{ā}$ )。
  - (2) ‘惟’古漢語作 wi [ju:i]；‘寬’古漢語作 iwən [ju:ən]；‘用’古漢語作 iwo [jœu]；‘庸’古漢語作 iu [jœu]；‘餘’古漢語作 iuk [jœu]。9 個字 17 個例。